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舒楠 兴安 主编

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 阿 来 《宝刀》
殷慧芬 《吉庆里》
陈世旭 《青藏手记》
尤凤伟 《蛇会不会毒死自己》
何立伟 《龙岩坡》
迟子建 《清水洗尘》
周洁茹 《我们干点什么吧》
卫 慧 《蝴蝶尖叫》
魏 微 《在明孝陵乘凉》

农村读物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选萃

中国小说最成熟最辉煌的一页

新写实 新体验 新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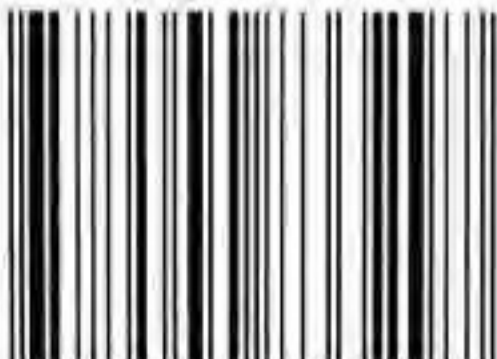
先锋派 实验派 女性主义……

各种流派 精彩纷呈

责任编辑/马春辉

装帧设计/胡金刚

ISBN 7-5048-3329-0



9 787504 833297 >

ISBN 7-5048-3329-0/1·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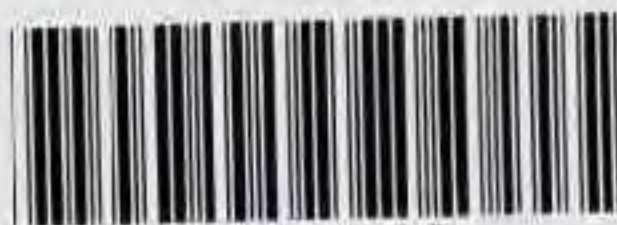
定价：23.80元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中国小说精萃



A0921338

舒楠 兴安 主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9 / 舒楠, 兴安主编.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1. 4

(中国小说精萃)

ISBN 7-5048-3329-0

I. 九… II. ①舒… ②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540 号

出版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5.25
字数 430 千
版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 23.8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这一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和肆虐中国的洪水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眼光。经济的怪兽和自然的伟力着实让人们体会了人的渺小和脆弱，也体会到了文学作为人们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的分量：文坛正是在局外人较少关注的情况下平静地走完1998年度的。

其实，这一年应该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继1995年之后的又一个长篇小说的丰收年。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曾维浩的《弑父》、曹文轩的《红瓦》、徐小斌的《羽蛇》、贾平凹的《高老庄》、刁斗的《私人档案》、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无疑是人们回首而望时感到惊喜的文学成绩。

其实，这一年也是一批因为无法命名而不得以出生年代作为指称的年轻作家浮出文坛水面的一年。当然，除了出生七十年代这一共同的特征以外，人们还很难对他们的创作取得令人信服的共识。这是正在形成的一批作家。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我们涂抹着他们眼中的社会与时代。其角度、手法乃至使用的颜料虽然让人感到陌生，但其鲜活的感觉和独特的体验仍然折射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不容否认，我们的物质生活在不断丰裕，不断扩张，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却在日渐荒芜，我们的生活离神圣与崇高（我们曾经有过吗？）也越来越远。因此，在这一年并不突出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精神仍是许多作品的追求。阿来的《宝刀》以奇异的宝刀的诞生作为小说的聚焦点，对越来越缺乏诗意与神圣向往的世俗生活给予了颇具意象化的描写；陈

世旭的《青藏手记》则表现了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是如何在神圣的信念和耐久坚韧的意志下支撑起生命这棵大树的；尤凤伟的《蛇会不会毒死自己》更是直接将操守信念与生死抉择的问题摆在了三位知识分子的面前。迟子建的《清水洗尘》、魏微的《在明孝陵乘凉》探索了复杂的人性和隐秘的内心世界。一个男孩子开始用成熟的心灵去感受生活，一个少女渴望性的成熟、渴望成为女人的内心冲动，在作家细腻的描绘中得到了艺术的升华。而何立伟的《龙岩坡》、王小波的《绿毛水怪》、艾伟《乡村电影》则将笔触直指生活中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各种现实因素。

此外，在这一年度，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池莉的《致无尽岁月》、莫言的《牛》、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佩甫的《败节草》、何顿的《慰问演出》以及刘庆邦、丁天、毕飞宇、王大进、徐坤的小说也是人们值得一读的作品。

目 录

● 编者的话

● 中篇小说

| | |
|----------|------------|
| 宝刀 | 阿 来 (1) |
| 蛇会不会毒死自己 | 尤凤伟 (45) |
| 吉庆里 | 殷慧芬 (111) |
| 青藏手记 | 陈世旭 (156) |
| 龙岩坡 | 何立伟 (196) |
| 大树还小 | 刘醒龙 (325) |
| 绿毛水怪 | 王小波 (367) |
| 蝴蝶的尖叫 | 卫 慧 (399) |

目 录

● 短篇小说

清水洗尘 迟子建 (281)

我们干点什么吧 周洁茹 (299)

乡村电影 艾 伟 (315)

在明孝陵乘凉 魏 微 (442)

母语的遭遇 严 力 (452)

● 短章二题

轮渡上 王安忆 (464)

长亭短亭 阿 成 (471)

● 推荐篇目 (477)

宝 刀

阿 来

【作品导读】

宝刀这一器物在民间文化传统中一直是与英雄超凡的传奇经历，神圣的使命和崇高悲壮的精神相互映衬的。而在这篇小说中，奇异宝刀的诞生却具有了某种警世的意义。在宝刀凛凛的寒光中，人们的世俗生活中早已失去了令人敬畏神往的意义和目标，甚至那种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心灵感觉也已残破不堪。这是一个缺乏诗意，没有英雄的时代。

宝刀这一意象是小说的灵魂，它是对英雄的呼唤，是对诗的、传奇的向往，也是对崇高、神圣、自由、友谊等极具传统价值精神缺失的感叹。赋予宝刀神圣色彩的舅舅与铁匠的生活有了安详而平和的结局，试图利用宝刀追求现实功利目的的刘晋藏和“我”的生活却失去了平衡。

小说意象新奇，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民间文化的蕴意使这篇小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我从乡下回城里，登上长途班车，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事

情就这样开始了。那人是我和妻子韩月在民族学院的同学，是个藏汉混血儿，名字叫做刘晋藏，而且，他还是韩月的初恋情人。都说，女人永远不会忘记初恋情人，韩月是不是时常想起刘晋藏，我没有问过。我倒是一直想忘记这个人。我想就当没看见他，不想他却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的手热情有力，就像亲密朋友多年不见。

其实，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亲密关系。读书时，我们不在一个系。虽然同是一个地方出去的，但他老子在军分区有相当职位，我跟这种人掺和不到一块。刘晋藏身上带着干部子弟常有的那种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作派：有钱下馆子喝酒，频繁地变换女朋友，在社会上有些不正经的三朋四友。好多不错的女同学却都喜欢他们。韩月就是那些女同学中的一个。我知道韩月，是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为了刘晋藏跟她在咖啡屋撕扯了一番。韩月因为被扯掉一绺头发成了爱情上的胜利者。她跟刘晋藏的事比他那些前任女友更轰轰烈烈。直到快毕业时，刘晋藏因为卷进一件倒卖文物案被拘留。后来靠他当政委的父亲活动，没有判刑，学籍却被开除了。

韩月在民族学院里是少数民族，汉族，常常在联欢会上弹一段琵琶。关于她，在学校里我就知道这么多。也是因为刘晋藏是出风头的人物，她也连带着有些知名度。

我跟韩月是在一起分配到这个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小城时认识的。

刚刚到达小城的那天，在刺眼的骄阳下走下蒙满尘土的长途汽车，我才认出头上一直蒙着红纱巾的姑娘竟是学院里的风流人物。她提着一只很大的皮箱，整个身子都为了和那只皮箱保持平衡而扭曲了。我从她手里接过了箱子。她道了谢。我问：“里面和你的琵琶吗？”

“我以为到了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地方。”她说。

我们就这样正式认识了。

两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我没有提过刘晋藏。她当然不会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人。

现在，这个人却出现在我的面前。穿着新潮但长时间没有替

换的衣服，还是像过去一样，说起话来高声大嗓。他拉着我的手，热烈地摇晃：“老同学，混得不错吧，当科长，还是局长了？”

“坐这种车会是什么长？看来，你的生意也不怎么样，不然，也该有自己的车子。”

他很爽朗地说：“是啊，目前是这样，但这种情况马上就要改变了。”他说，这次重回故地，是来找一个项目，有港商答应只要他找到项目，就立即投资，交给他来经营管理。他十分大气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到时候来帮忙，大家一起干吧！”这一路，刘晋藏都在谈生意。车窗外掠过一道瀑布，他就说办旅行社。看到开花的野樱桃，他想办野生果品厂。掏野菜的女人们坐在路边树荫下，他又要从从事绿色食品开发与出口。我不相信他会办成其中任何一件，却佩服他这么些年来，一事无成，脑子里却能像冒气泡一样冒出那么多想法，而且还能为每一个想法激动不已。

最后，他从腰里摸出了一把古董级的藏刀，让我猜猜有多少年头。想起他曾涉嫌文物案，我说：“这才是你此行的目的。”

他否认了，说：“第一是找项目，顺便收购了一两把有年头的藏刀。”

我问一把刀能赚多少，他说纯粹是为了收藏。他还给我讲了些判定藏刀年代与工艺的知识，这使我感到多少有些兴趣。

突然，他搂住了我的肩膀：“这回，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

弄得我身上起了点儿疙瘩。

到了目的地，该分手时，他却说：“不请我到你家去看看吗？”

他是讨厌的，又是不可抗拒的。

韩月打开门，看见旧情人一下子站在面前，十分慌张。平时，她心里如何我不知道，外表上总是从容镇静的。就连我跟她第一次亲吻，她也在中间找到一个间隙，平静地对我说：“你不会说我欺骗你，因为你了解我的过去……”倒是我急急忙忙用嘴唇把她下面的话堵了回去。第一次上床时也是一样，我手忙脚乱地进去了，她依然找到间隙说：“现在你知道我不是……”我又用嘴唇把她下半句话堵了回去。

女主人举措失常，空洞的眼神散失在灯光下。倒是客人落落

大方。他频频举杯祝酒，每次都有得体的祝辞。到后来，酒与祝辞的共同作用消除了这对旧情人相会带给我的痛楚。刘晋藏虽然在这个小城出生，但他在军分区当官的父亲已经离休，到省城去安度晚年了。他说：“我在这里没有朋友，就是老头子在，我也不去找他。”

这一来，我们就非收容他不可了。

这个小城，是中西部省份的西部，一个让人不愿久呆的地方。人员流失带来一个优点，住房不紧张。结婚后，单位分给韩月的房子一直空在那里，还保留着她单身时的家具、床铺、锅碗瓢盆。我把刘晋藏送去那边，天上挂着一轮很大的月亮。他突然问我：“朋友，告诉我，你有过几个女人？”

我不明白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愿意实打实地回答他，迄今为止只有韩月一个。

“你至少有三个女人，不然，你不会看着我跟韩月会面，还这么大度。”进了屋，他在床上坐下，拍拍枕头，“这里肯定是你平时约情人的地方。”

我差点说这是韩月的房子，韩月的床，但这话终于没有出口。

刘晋藏从包里取出了几把藏刀。在车上，他只给我看了其中一把。现在，他把这些刀取出来，轻手轻脚，像是从襁褓里抱出熟睡的婴儿。他把墙上挂着的几幅画取下来，把刀子挂上去，说，人睡前看着这些刀子，心里会踏实一些，他说：“也许，我还能梦见一把更好的刀。”

韩月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对待旧日情人，完全像对我那些喝酒吃肉的朋友一样，不愠不火。她几乎没有朋友。照她的说法：“酒肉朋友，酒肉朋友，我不喝酒，也不喜欢吃肉，怎么会有朋友。”

刘晋藏常来吃饭，来谈他那些多半不会实现的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是谈他的刀子。有时，他消失几天，再出现时，肯定又寻访到一把有年头的好刀。在这个初春，在山间各种花朵次第开放的季节，我见过的好刀，比我三十年来所见过的都多。我学会了把刀从鞘中抽出来，试试锋刃，看看过去不知名的杰出匠人在刀身上留下的绝不重复的特殊标记。

二

我是独子，父母去世后，舅舅就是直系亲属中最近的亲了。他出了家，一直在老家一座规模不大，据说又是非有不可的小庙里修行。这些年，有时也到小城后边山上的大寺庙挂单。舅舅在喇嘛中算是旁门左道，虽然给释迦牟尼佛上香磕头，却不通一部最基本的佛典。他通的是咒魔之术，有相当的功力。在我们这个地方有相当名气。

刘晋藏想和我舅舅交个朋友。

见面的那天，刘晋藏提了两瓶酒，喇嘛舅舅笑眯眯地收下了。他既然被人看成了左道旁门，有时，把脸喝得红红地坐在屋外晒太阳，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舅舅并不因为喝了别人的酒而放弃原则，他说：“侄子的朋友不能做我的朋友，最多也就跟我侄子一样。”

刘晋藏很扫兴，悻悻地走下寺庙前灰色的石阶。舅舅叫住我说：“你的朋友一身刀光。”

我身上寒凛凛的，像是自己也被一身刀光裹住了。

舅舅却又安慰我说，不要紧的，那些刀子都已经过了劫数，只是刀子本身，不再带有刀子的使命和人的仇恨与野心了。

我追上刘晋藏，把舅舅的话告诉了他。他没有说什么，而是带我去看他的收藏。他叫我在床边坐下，脸上升起一种近乎庄严的神情，说：“好吧，看看我们的刀子吧。”他从床下拉出一个旧纸箱，从中拿出一只塌了帮的旧靴子，从靴筒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上了锁的里屋。正是太阳下落的时候，外面，阳光格外的金黄明亮，屋子里却很晦暗。里屋没有开灯，却被一种幽微的光芒照亮了。我记得韩月住在这里时，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赤裸身体，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觉得整个世界都笼罩着静谧而幽深的光芒。刀子错错落落地挂在一面墙上，却给人一种满屋都是刀子的感觉。

他送我出来时，投在身上的路灯光芒，却有一轮月亮挂在天上。刘晋藏说：“你该给州长热线打个电话，建议有月亮的晚上不要给路灯送电。”

我说：“就是不搞项目，你也狠赚了一笔。”

刘晋藏自得一笑，说：“也可以算是一个收藏家了。”他好像在不经意间，就有了那么多收藏。我知道他那些收藏的价值。那几乎可以概括出这一地区的历史，工艺史，冶炼史。

以至于有一天，刚从床上醒来，我便说：刀。

刀，这个词多么简洁，声音还没有出口，眼前便有道锋利刃口上一掠而过的光芒，像一线尖锐而清晰的痛楚。韩月替我翻了详梦的书，里面没有一句提到刀子的话。把书放回架上时，她才恍然说：“你是醒了才说的，不是梦嘛。”

我说：“是半梦半醒之间。”

她笑了：“是不是看上你朋友的收藏了。”

我嘴里说，哪里呀。心里却怀疑这可能是真的。

刀，我恍然间说出这个字眼。它是那么锋利，从心上划过许久，才叫人感到一丝带着甘甜味道的痛楚。

中午，我没有回家，打电话把刘晋藏约出来，坐在人民剧场门口露天茶园的太阳伞下，就着奶酪喝扎啤。

我把那个字眼如何扎痛我的告诉了他，并准备受到嘲弄。

他只是一本正经地问：“你是不是真的说了它，刀。”

“是。”

“是不是就只单单一个字：刀。”

“是。”

他猛拍一下手掌，他黑红的脸慢慢变白了，压低了声音：“走，我们去找你喇嘛舅舅。”刚才还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飘来大团乌云，云中几团闷雷滚过，豆大的雨水便噼噼啪啪落下来了。水雾带着尘土四处飞溅。这是高原的夏天里常常出现的天气。不一会儿，云收雨止，我们便向山坡上舅舅挂单的喇嘛庙走去。庙前的石阶平常都是灰色的，雨水一浸，显出了滋润的赭红。踩在这样的石阶上步步登高，从日常的庸碌中超越而出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把这感觉说给刘晋藏，他说：“小意思。”

小意思是什么意思？

舅舅不在，庙里的住持说，最近，这个人在禅理上有些心得，回山里小庙静修去了。



夏天里的太阳光那么强烈，我跟刘晋藏坐在石阶上，水汽蒸腾而起，渗入到骨头里去了。人有些恍恍惚惚。石阶上的红色慢慢褪去，眼前的万物都像要被炽烈的阳光变成同一种颜色，一种刀锋光芒映照下的颜色。再下面一点，是不大，但却拥挤、喧闹的城市，街道上的车流与人流，使这个平躺着的城市，在眼前旋转起来了。我听见自己突然问刘晋藏：“你那些刀子值好多钱？”

他笑了，说：“我也不晓得具体值到多少，但肯定是很大的一笔。”

他还说，每把刀子都有个来历。

但我对那些故事不感兴趣。

“你可以没有兴趣，但我必须感兴趣，不然，这些刀子的拥有者，不会把刀子给我的，就是高价也不行，何况我还出不起多高的价钱。”

我喉咙深处发出了点声音，但连自己也没听清楚。

刘晋藏说：“我送你其中八把刀子的故事，你写一本小说，关于刀的小说，不就成家了。”

我说：“还差一篇，要九篇。”

九篇故事才能合成一本书，才符合我们民族的宇宙观，才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预示无限的形式。我们共同认定，要写一本书，就要在形式上与这种观念相契合。突然，我眼前一亮，知道刘晋藏要说什么了。果然，他说：“另外一篇刀子的故事，就要产生了，来找你舅舅就是为了这个。”

于是，我把刘晋藏搭在摩托后面，往山里去了。

三

山里，有一个小小的幽静的村子，是我的老家。

舅舅住持的小庙在村子对面的山腰。

一年四季有大多数早晨，这座寺庙都隐在白色的雾气中间。庙子上方是牧场，再往上，便是山峰顶着永远的雪冠。庙子下面，是一堵壁立的红色悬崖。悬崖下面一个幽幽的深潭，潭边，是村子和包围着村子的麦田。村子里的每一天都是从女人们到泉边取

水开始的。取水的女人装满了水桶，直起腰来，看见隐着寺庙的一团白雾，便说，今天是个好天。好天就是晴天。

我们晚上到的，早上，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取水回来的侄女说：“今天是个好天。”

好天，可以上山去庙里。要是阴天上去，可能被雷电所伤。

我俩立即动身，山村的路上，一路碰见取水的姑娘，她们都对陌生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出了村子，一声声清脆的鸟鸣响在四周，硕大冰凉的露水落在脚面上，鞋子很快就湿透了。走到悬崖下仰望庙子的金顶时，我的眼皮蹦蹦地跳了几下，因为这个，我不想上去了。刘晋藏推我一把：“你不是不信迷信吗？”

我说：“那是在城里，现在是在乡下。”

“这里跟那里不一样，是吧。”刘晋藏替我把下半句话说出来，很得意，嚅嚅地笑了。他本来就笑得有些夸张，悬崖把他的笑声回应得更加夸张，嚅，嚅嚅，嚅，嚅嚅嚅，听这笑声，就知道他比我还信民间这些莫名其妙的禁忌，至少从他开始收罗刀子，听了些离奇的故事以后，就超过我迷信的程度了。上山的路紧贴着悬崖，有些很明显的阶梯，还有好多葛藤可以攀援。快到悬崖顶上时，路突然折向悬崖中间。整座悬崖是红色的。脚下的路却是一线深黑色，在红色岩石中间奋力向上蜿蜒。我听过这条路的传说。过去它是隐在红色岩石里面的，没有现形。那座小庙现在的位置上，是一对活生生的金羊。作为一个蒙昧而美好时代的标志，金羊背弃了森林里的藏族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金山羊走后，夏天的炸雷便一次次粉碎高处的岩石，直到把这条黑色的带子剥离出来。原来，这是一条被困的龙。当它就要挣脱束缚时，村里人建起那座寺庙镇住了它。小时候，我仰望崖顶上那个世界，总是看见一个喇嘛赶着一小群羊上了寺后的草坡，那人就是我出了家的舅舅。我问过舅舅，这是一条好龙还是一条恶龙。舅舅说，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师傅教给他的咒术与秘法，要永远地镇住它。

也是我小时候，一个地质队来到村里，离开时，开了一个会给大家破除迷信，说，整座悬崖都是铁矿，而那条黑色的龙不是龙，是石头里面有更多的铁，更多的和周围的铁不一样的铁。

放着一群羊的喇嘛那时还年轻，说：“既然崖石上的红色是铁，那条路怎么没有变成更红的颜色，红得就像现在的中国？”

好心的翻译没把这句话翻过去，所以，没有得到更明确的回答。

舅舅又说：“是一条龙，叫我们的庙子镇住了。”

这句话，翻过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那不是科学，今天，科学已经把迷信破除了。地质队离开后，村里人说，科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去了，迷信还在老地方。

想着事情，我们登上了崖顶。

舅舅静静地坐在庙前，额头上亮闪闪的是早晨的阳光。

舅舅说：“看来有什么事要发生，这里也该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你们来了，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老喇嘛有些故作神秘，看刘晋藏的样子，他也有了神秘的感觉。想来是收藏了几把尘缘已尽的刀子的缘故吧。我要是也那样，就显得做作了，于是开口说：“我的朋友专门来请教你，我为什么会说那个字。”

舅舅问：“什么字？”

刘晋藏抢在了前面，说：“刀。”随着那个字出口，一种庄严而崇敬的感情浮上了他鼻梁很高、颧骨很高的脸，这个混血儿，长了一张综合了汉族人与藏族人优点的脸。

我又被那个字眼不存在的刃口划伤了，虽然，我说不出来伤在心头还是伤在身上。看看天空，阳光蜂拥而来，都是刀刃上锋利的光芒。

悬崖下面，我出生的小村子沉浸在蓝色的风岚里。注视着这片幽深的蓝色，还没有离开这个村子，还没有接触到外面世界的那些感觉又复活了。那种感觉里的世界是一个神秘世界、天界里有神灵，森林里有林妖，悬崖顶上曾经有一对金羊，金羊走后，那条黑色的龙就显形了，这座不起眼的小庙将其镇住了整整八百余年。

舅舅好像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对刘晋藏说：“你那些刀，尘劫已尽了。”

这时，这庙里鼓声大作，一场法事开始了。舅舅说：“我请来